

八个女人^{*}

文 / 〔法国〕弗·奥宗

译 / 蔡小松

清晨。冬日的花园。树木银装素裹。一辆小车稳稳地停在一幢古香古色的宅第窗前。一位红衣女郎从行李厢里取出几只箱子。这是絮宗。^{*}

絮宗：妈妈，我进屋了。

她走进客厅，把箱子放在门边，向靠在轮椅上打盹儿的外婆走去。

絮宗：外婆！

外婆：絮宗！乖孙女！

絮宗：你累了么，睡着了？

外婆：只是歇一会儿。

絮宗：咱们能一起过圣诞了，我真高兴！

外婆：我也是，亲爱的。

絮宗：你的腿还好吧？

外婆：时好时坏，人老了真可怕……不过身上的病痛还不算什么，要命的是事事都离不开别人，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。

絮宗：好了，外婆，我们每个人都爱你，你是知道的呀。一家人就应该彼此关心（解开大衣）。

房门打开，黑人女佣沙奈尔夫人走进来——

沙奈尔夫人：我的絮宗！

絮宗：沙奈尔！小胖子！

两人拥抱。

沙奈尔夫人：哎——哎。

大门开处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位高贵典雅的夫人。她脱下手套，这就是女主人——佳比。

佳比：这鬼天气！

沙奈尔夫人：夫人，咱们的絮宗可算回

^{*} 本文转译自《电影剧本》杂志 2002 年第 2 期，俄罗斯，艺术出版社。——编者

来了!

佳比: 是啊, 亲爱的。

外婆: 该找婆家啦!

絮宗: 瞧你说的, 外婆。还早着呢!

外婆: 你爸爸肯定高兴……您告诉他了吗, 沙奈尔夫人?

沙奈尔夫人: 没有……他吩咐过别去叫他。

絮宗: 怎么? 爸爸还在睡?

外婆: 也许夜里工作得太晚了。

絮宗: 太棒了, 我又回家了! 我心爱的小房子(坐到轮椅旁边, 摘下帽子)!

佳比: 你的小房子全被雪埋住了, 简直像置身于西伯利亚一样。我们现在和外界失去了联系。真糟糕! 好在还有电话、汽车……(取出香烟抽起来, 路易丝进屋) 来, 认识一下, 这是路易丝, 新来的用人。

絮宗: 您好!

路易丝: 您好! 小姐。路上还好吧?
(帮絮宗脱下大衣)

絮宗: 很好, 谢谢您。要是不下雪就更好了……

路易丝: 夫人, 我什么时候去叫先生起床?

佳比: 让他睡吧。

絮宗: 要不, 我去叫他?

佳比: 算了, 亲爱的, 让他休息吧。他不是说过别去叫他……

路易丝: 夫人, 您还需要什么吗?

佳比: 不用了, 谢谢。

路易丝拎起絮宗的箱子走出房间。

絮宗: 这个姑娘打哪儿来?

佳比: 可能是本地的吧。我对她很满意。说起来咱们真走运, 大冬天还能找得到用人, 愿意关在这么个鬼地方。

奥古斯蒂娜走下楼梯。这是一位年轻但却古板的女士, 披着一件方格大衣。

絮宗: 奥古斯蒂娜姨妈! 你怎么? 不舒服吗?

奥古斯蒂娜(傲慢地): 还不是老毛病……心脏不太好……心重过速。

絮宗: 是心动过速吧?

奥古斯蒂娜: 无所谓。下了雪可真冷。怎么, 你就算回来了? 学校把你开除了?

絮宗: 当然不是, 我只是回来和你们过圣诞。再说, 我功课好得很!

奥古斯蒂娜: 是啊, 你妈妈给我们看过你的成绩单……可成绩也能作假的!

外婆: 奥古斯蒂娜, 你怎么回事?

奥古斯蒂娜(提高嗓门): 怎么, 难道我不能过问外甥女的学习吗?

絮宗: 当然可以, 奥古斯蒂娜。我这就回答你: 一切正常。

佳比: 总算有人过得不错!

奥古斯蒂娜: 你在影射我?

佳比: 哪里, 我只是说我女儿生活很幸福, 仅此而已……

奥古斯蒂娜: 仅此而已?

外婆: 孩子们, 不要这样, 求求你们! 奥古斯蒂娜, 不要太过分了……咱们没什么可抱怨的……佳比这么慷慨地收留了我们……当然我们不是在自己家里, 不过还得多谢她……

佳比冲着奥古斯蒂娜冷冷一笑。

奥古斯蒂娜: 不对, 用不着谢她! 要谢的是你父亲, 絮宗。他能够看到每个人的优点, 既懂得尊重像你外婆这样年老体弱的女士, 也懂得尊重我这样正派诚实的女人! 多亏了马塞尔……

外婆: 是啊, 当然得谢他们俩……

絮宗: 冷静点儿, 奥古斯蒂娜。你是知道的, 我们大家都爱你。你也不想让我们伤心。一家人应该和和气气的, 互相包容对方的缺点(她握了握奥古斯蒂娜的手)。

佳比冷笑着摁灭了香烟。沙奈尔夫人走进客厅。

沙奈尔夫人：咖啡来啦……

奥古斯蒂娜：呀！刚出炉的小面包！……可我吃的总是炸面包片！

絮宗坐到桌旁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。

沙奈尔夫人：大家都一样，小姐……这面包是我特意为亲爱的絮宗烤的……

絮宗：吃吧，奥古斯蒂娜（把面包递给她。奥古斯蒂娜飞快地抓了两个）。

奥古斯蒂娜：谢谢！……我见了小面包就没命。对了，我好像还有块巧克力……我就去拿，小面包就着巧克力更香。

她拿着面包跑出屋去。佳比把外婆的轮椅推到咖啡桌旁。

外婆：对奥古斯蒂娜要宽容些，她就是小孩子脾气。你妈妈就从来不计较她那些奇思怪想。

佳比：奇思怪想？我看是无理取闹。不过，既然马塞尔不介意留下她……

絮宗：爸爸真是没说的。我们大家都该学习他的忍耐美德。

外婆：说得对。他对人总是笑脸相迎，精神十足。尽管他的生意越来越糟。

絮宗：是啊。

佳比：我看你的消息比我还灵通，妈妈！我认为最好不要过问马塞尔的问题。我有我的麻烦，他有他的。我们从来不谈这些。

外婆：佳比，我只是前不久……向他打听卖掉股份的事情，是他先提起来的……

佳比：你把股份卖了？

外婆：没有，他劝我等一等……

佳比（几乎是耳语）：对。先留着，你知道……

卡特琳娜从后面向絮宗走来，一下蒙住了她的眼睛。

卡特琳娜：猜猜看是谁？

絮宗：卡特琳娜！小妹妹（从桌旁一跃而起）！

两人拥抱，在屋里追逐。

外婆：留神！我的腿！

卡特琳娜：对不起，外婆……

外婆：一大早就消停！

佳比：怎么，难道你想让她像奥古斯蒂娜那样神经衰弱吗？

卡特琳娜：你给我带了什么圣诞礼物？

絮宗：英国糖果。

卡特琳娜：真是有劳费心！

絮宗：16岁的孩子都爱吃巧克力。

卡特琳娜：可我2月份就17了。

絮宗：对于我来说，你永远都是个——小不点儿……你气色好极了！

卡特琳娜：你也是。不过我觉得你有点儿发胖。

絮宗：是吗？我不觉得啊。也许是小面包吃多了（摸摸自己的腰）。

卡特琳娜：爸爸在哪儿？

絮宗：还没起呢。

卡特琳娜：这个懒鬼！咱们去教训他一下！

外婆：卡特琳娜！不许这么说你爸爸！要有礼貌，再怎么，他也是这家里惟一的男士。

卡特琳娜：我非常尊重他。只是不像您那样罢了。他是个好小伙儿，虽然有时候有点儿老古董。

她边唱边跳。絮宗和佳比伴着卡特琳娜的歌声跳起舞来。外婆也坐在轮椅中手舞足蹈——

从小你就对我说：

“每个谎言——上当的都是骗子自己。”

可是从童年的游戏里长大成人，

我知道：你并不是永远正确。
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
你曾经对我说,在这个世界上,
行善的人都会有好报。
但我把你的车借出去——
还来时却成了废铜烂铁。
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
爸爸呀,你的观念早已过时,
世界根本不是本来的样子!
你曾经说:“劳动教人健康!”
我一刻不停地学习,
结果险些病倒在床——
全身痛得要死!
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
你曾经对我说:“这孩子——是个小阿
飞。

和他在一起,你会以泪洗面。”
可是他每晚送给我,
爸爸呀,不是尖刺,而是玫瑰。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爸爸呀,瞧瞧你吧! 你太落伍了!

奥古斯蒂娜换了一身朴素的西装出现
在楼梯上,看着她们。

奥古斯蒂娜:你们能不能别这么乱哄哄
的?

卡特琳娜:看哪,咱们的大美人(搂住母
亲)!

奥古斯蒂娜走下楼梯——

奥古斯蒂娜:闭嘴,我可正在气头上呢。

卡特琳娜:为什么,男爵小姐?

奥古斯蒂娜:你的房间整晚开着灯,照

在玻璃门上,害得我睡不成觉。你一定又在
看你那些破书。

絮宗:什么“破书”?

卡特琳娜:奥古斯蒂娜姨妈指的是那些
侦探啦、间谍啦、冒险之类的通俗小说……
哎……

奥古斯蒂娜:你应该长点儿脑子。

佳比:看书不会妨碍别人……那些一晚
上去5次卫生间的人,才让我们大家都不得
安生。

奥古斯蒂娜:不错,我是去了。怎么样?

佳比:出什么事了,亲爱的?

奥古斯蒂娜:你的模范生女儿害得我睡
不着……我去喝水。请允许我为此致歉。

佳比:喝水嘛,倒也没什么(又哼起卡特
琳娜唱过的歌曲)……

路易丝端着一份清淡的早餐,上楼来到
马塞尔屋门前,敲了敲门——

路易丝:夫人!……先生没有答话……

佳比:那你就进去吧,路易丝。

路易丝:好的,夫人……

奥古斯蒂娜:真有福气,外头这么吵,他
也睡得着。

女孩子们玩起了拍手的游戏。

路易丝推开马塞尔的房门。

路易丝:啊——啊——啊!

外婆:她这是什么规矩! 谁教她的?!
要不是我的腿不方便……

路易丝(叫道):夫人! 夫人!……

佳比:怎么了? 到底怎么回事?

奥古斯蒂娜捂住心口。

路易丝:先生!

佳比:出什么事了?

路易丝:先生他……太可怕了……

佳比:先生怎么了?

路易丝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。

路易丝:先生躺在床上死了……背上插

着一把刀子……

卡特琳娜跳起来,冲进父亲的房间。

佳比:您疯了吗……您拿什么上去了?

路易丝:先生死了……到处是血……太

吓人了(她流着眼泪,几乎瘫倒在地板上)!

卡特琳娜跑回来——

卡特琳娜:妈妈……妈妈……妈妈……

佳比:孩子……亲爱的(两人搂在一起)……

外婆:这种场面不应该让这么敏感的孩子见到……

奥古斯蒂娜:没错,她已经够神经质的了……

佳比:看好她。

沙奈尔夫人抱住卡特琳娜。佳比向马塞尔的房间走去。絮宗想拦住她——

絮宗:妈妈……妈妈……你决定要上去吗?

佳比:是的,我必须亲眼看一看!(走到门口,推了推门)这是怎么回事?门锁上了!卡特琳娜,是你用钥匙把门锁上的?

卡特琳娜:我要把它交给警方。(一只手高高地举起钥匙)警察来之前,谁也不能进去(哭)。

奥古斯蒂娜:她做得对!报上都这么写:不要碰任何东西,免得留下指纹!

佳比:那我可怜的马塞尔呢,要知道应该……

卡特琳娜:拿去!……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(把头埋在絮宗膝头痛哭)……

絮宗从她手里接过钥匙。

佳比:絮宗,你能行吗?

絮宗:能,我们必须看一看。

奥古斯蒂娜:走吧!

絮宗、奥古斯蒂娜和佳比走进马塞尔的房间。屋里黑漆漆的。马塞尔趴在床上,背上插着一把刀。睡衣上血迹斑斑。

卡特琳娜:小心!万一凶手还没走呢?

奥古斯蒂娜:她说得对!快关门!

她们冲出房间,絮宗用钥匙把门锁上。

佳比:噢,絮宗……絮宗!

佳比倒在地板上昏了过去。众人将她抬到沙发上。

絮宗:妈妈……妈妈……

众人围着佳比忙作一团。

外婆:马塞尔的买卖这么不如意,竟然自杀了……

絮宗:不,有把刀插在他背上,我看见了。

外婆:那就是说……

路易丝:刀把是角质的吗?

沙奈尔夫人:昨天先生跟我要去裁纸板的。

奥古斯蒂娜:纸板?奇怪……他要纸板做什么?

佳比(清醒过来):赶快报警。

絮宗:现在就打?

沙奈尔夫人:我们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!

絮宗抓起话筒——

絮宗:喂!喂!没有声音啊。喂!

奥古斯蒂娜:快看!有人把电话线割断了!

佳比:谁干的?

大门“嘭”一声巨响。大家全都跳起来。

絮宗:那边有人!

沙奈尔夫人:别胡说,是风吹的(走过去关上门)!

卡特琳娜:如果警察不来,咱们怎么办?

佳比:我这就开车找他们去。

所有的人都在房间里乱作一团。

絮宗:不,妈妈……

佳比:路易丝!

絮宗:不要,妈妈。你现在的身体还不

能开车。

佳比: 路易丝, 大衣!

路易丝(低声地): 夫人! 那些狗……

佳比: 什么“狗”?

路易丝: 它们一晚上都没叫。

奥古斯蒂娜: 那有什么?

路易丝: 它们都很凶, 要是……肯定会叫的。

佳比: 要是有什么(抱住脑袋)?

絮宗: 您想说, 要是有人进来的话?

路易丝: 是的。

奥古斯蒂娜: 可是如果没有外人来过, 就是说……

大家围在桌前, 竭力弄清事情的真相——

絮宗: 谁最后一个打的电话?

沙奈尔夫人: 我!

絮宗: 你给谁打的?

沙奈尔夫人: 今天早上大概 7 点半左右, 我给肉铺老板打电话订肉。可是下大雪他不能送来。

絮宗: 那么, 7 点 30 分的时候凶手还在这里, 然后割断了电话线……妈妈, 你说说爸爸的生意吧。

佳比: 你是知道你爸爸的! 他是个地道的商人, 一个实干家。聪明过人, 又不失城府。他懂得上千种发财的办法……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他有麻烦。

奥古斯蒂娜: 凡尔纳先生给他帮了不少忙……

絮宗: 凡尔纳先生?

佳比: 你爸爸厂子里的新股东。

絮宗: 原来如此! 他常到这里来吗?

佳比: 不常来, 就来过一两次。我和他没见过面。他很少来。

路易丝: 不过上次凡尔纳先生来的时候, 那些狗差点儿把他撞倒。它们闻出他身

上有狗的味道……

絮宗: 那么不会是他喽?

佳比: 绝对不可能!

絮宗: 妈妈, 谁将继承爸爸的遗产?

佳比: 我! ……也就是我们……在这种情况下, 工厂会被变卖(哭起来), 财产分给妻子和孩子们……(奥古斯蒂娜闻言气极败坏, 坐立不安) 妻子得到一半财产……这事律师们一清二楚……卡特琳娜, 把我的围巾拿来!

卡特琳娜: 好的, 妈妈。(站起身去取围巾) 妈妈, 应该通知姑姑一声(走开)。

佳比: 你姑姑? 荒唐! 那种女人?!

絮宗: 对了, 妈妈, 你写信告诉我, 前不久她搬到离我们不久的地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?

佳比: 肯定是想和马塞尔重归于好……她在巴黎放荡够了, 又想来投靠有钱的哥哥。谢天谢地, 这个女人没进过我家!

沙奈尔夫人和路易丝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絮宗和佳比两人倚窗而立。母亲搂着女儿。

絮宗: 多可怕啊: 我离家一年, 刚回来——父亲却死了, 被杀死了……今天我身边的一切仿佛全变了样儿。真不可思议, 一年里, 大家会有这么大的改变!

佳比: 那我看来变老了吧?

絮宗: 没有, 妈妈, 你还是那么光彩照人。岁月对你极为眷顾……

佳比: 可能吧, 不过, 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……噢, 马塞尔……我们是那么相知相爱, 我们之间那么亲密……

奥古斯蒂娜向她们走来——

奥古斯蒂娜: 亲密得分房而睡!

佳比(气愤地): 马塞尔很晚回家, 又常常通宵工作, 所以他才让我暂时搬到三楼那

间房去。你还想说什么?

奥古斯蒂娜:“暂时”——没了。

路易丝推着外婆的轮椅进来。

外婆:孩子们,安静……现在我们需要帮助……佳比,快开车去叫人!

卡特琳娜出现在门口——

卡特琳娜:万一凶手还没走怎么办?

沙奈尔夫人:小孩子别瞎想。难道他还能一直等着我们!早就跑掉了。怎么来的,就怎么走了……凶手可比你想像得更狡猾……也更接近……

佳比:您认为这个男人还在附近吗?

沙奈尔夫人:为什么是“男人”?

外婆:什么意思?

沙奈尔夫人:也许是个女凶手呢!

奥古斯蒂娜:您这么指责我们不觉得可耻吗!

佳比:谁又那么圣洁了……

奥古斯蒂娜:这么说,你是清白的了!

佳比:至少比你清白些……

奥古斯蒂娜:你恨我,所以怀疑我。是不是?

佳比:哪里,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

奥古斯蒂娜:你们都听见了吧?

外婆:奥古斯蒂娜,亲爱的,冷静点儿!

奥古斯蒂娜:那是,妈妈,你老是向着她……佳比现在是家里的财主了,她可以把我们踢出去……所以你就巴结她吧,妈妈,只想着自己的利益……你们对她什么都不敢说,你们这些胆小鬼……我可有话要对警察说……

絮宗:你的行为蠢透了,奥古斯蒂娜姨妈!你不应该黑白不分地诽谤他人。

佳比:让她说,让她说好了!你的姨妈一直对我怀恨在心,想走呢,又离不开!当然了,我又漂亮又有钱,可她——却是个一文不名的丑丫头(停顿)……

奥古斯蒂娜抄起一只漂亮的大花瓶,怒不可遏地摔在地板上。外婆尖声大叫,拉起毯子把头蒙上。

奥古斯蒂娜:下回就砸到你脸上!!

外婆:亲爱的,这么好的花瓶……你不要喝点儿什么,放松放松?

路易丝捡起碎片。佳比帮她收拾。

奥古斯蒂娜:我最受不了用餐以外还喝东西!

卡特琳娜:是吗?那一晚上起来5次喝水的又是谁呢?

奥古斯蒂娜:不,上床之后——是另一回事……我心脏不好。

外婆:那就赶紧去吃药!

奥古斯蒂娜:行啊,我一口气吃一盒,你们就可以从此摆脱我了……

外婆:奥古斯蒂娜,我亲爱的……

奥古斯蒂娜:别管我!

她跑出房间,外婆从轮椅上跳起来,向她追去。

絮宗:外婆……

佳比:妈妈!你怎么能走了?!这是怎么回事?

外婆:是啊,我已经好多了!也许是下雪的缘故,也许这是圣诞奇迹……

她走出客厅,随奥古斯蒂娜上了楼!

佳比:我们真多余给她买轮椅!(坐在轮椅上)路易丝,我已经要了两次大衣了……

路易丝:是,夫人。

絮宗:妈妈,外婆和奥古斯蒂娜跟爸爸和好了?

佳比:但愿如此!不管怎么说,她们也该为填饱肚子感激他吧!有时候他们吵吵架,但是都不要紧。

絮宗:吵架?为什么?

佳比:净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……妈妈

总像狗护着骨头那样守着那些股份。我对她说过无数次,让她把股份交给马塞尔,马塞尔很需要。何况,她也应该对马塞尔的热情好客有所回报吧!

卡特琳娜:外婆的财产里不是有你的一份吗?

佳比:是有,只要她一放手,我就把股份交给马塞尔!奥古斯蒂娜很清楚这些利害关系,一直从中作梗。简单说吧,奥古斯蒂娜和外婆对我们是左右为难,她们一方面觉得应该表示感谢,另一方面又吝啬成性,一毛不拔。

门慢慢推开了一条缝,路易丝在偷听她们的谈话。

絮宗:你想她们能怎么办呢,她们可是没有有钱的丈夫……

佳比:这难道是我的错吗?我费了那么大劲,劝马塞尔留下她们!你父亲受不了她们……他一向喜欢……年轻人!

她突然发现门口的路易丝。

路易丝:您的大衣,夫人。

佳比起身穿上大衣。

絮宗:路易丝,您是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干活的?

路易丝:您怎么想起来问这个?

佳比:路易丝10月份来的……

路易丝:我有一份很好的推荐信……我给公证员的妻子干过两年。您想查吗(向门口走去)?

絮宗:这个嘛,与我无关……路易丝……您肯定那些

狗没叫过?

路易丝:当然肯定!我昨晚没睡好,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……我给先生端药茶上去的时候,他脸色不太好。

佳比:他要的茶?

路易丝:是的,大概半夜的时候。

佳比:可他从来不喝药茶。

路易丝:先生一直在工作,也许是饿了,也许胃疼……他给我打电话,我就把椴树汁给他端上去。

絮宗:您在我爸爸那儿待了很久?

路易丝:不,我马上就离开了。

卡特琳娜:那我刚才怎么没看到您端药的托盘呢?

突然传来奥古斯蒂娜号啕大哭的声音。

奥古斯蒂娜: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啊!别烦我!

外婆出现在楼梯上——

外婆:佳比,佳比,快帮帮我,让你妹妹镇静下来!她想把一整包药全吃下去!

佳比:妈妈,她在虚张声势呢。您怎么还信她这一套?

路易丝:我可以走了吗,小姐?

絮宗:不行。请告诉我,路易丝,您把药



茶端上去时,沙奈尔夫人还在楼里吗?

路易丝:没有,她正好离开了……她在园子里头那幢狩猎用的小房子里过夜……那样自在些……而且她也有权这么做。只要干完活,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再说打打牌也不妨碍别人。

絮宗:怎么,沙奈尔夫人还玩牌?

路易丝:您不知道吗?见鬼,我太多嘴了!

絮宗:不,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她都和谁打牌?

路易丝:我可不爱打小报告!

卡特琳娜:我们对谁也不说!

路易丝:我倒没什么……和皮埃莱特小姐,您父亲的妹妹!

卡特琳娜:原来如此!

絮宗:可您是怎么知道的?

路易丝:外婆亲眼见过她们俩在一起!有一次她喝多了告诉我的。她总带着一瓶酒……

絮宗:看来外婆的老毛病又犯了!算了……那个皮埃莱特姑姑,是个什么人?

路易丝:听说她从前是个脱衣舞女……是个才华横溢的演员,像百合花一样清新动人,反正沙奈尔夫人是这么说的……这我倒相信!……尽管她利用自己的美貌来达到个人的目的!可这能怪她吗?

絮宗:那她怎么去沙奈尔夫人的小屋?

路易丝:先搭车到公路,然后再步行一段。她不习惯在人行道招摇。

门开了,沙奈尔夫人一脸不情愿地站在门口——

沙奈尔夫人:奥古斯蒂娜小姐在哪儿?

絮宗:她在楼上,沙奈尔夫人。

沙奈尔夫人:路易丝,请把这个给她。

絮宗:好了,您去吧!快点儿!

路易丝:好的,小姐(离开)!

卡特琳娜:沙奈尔,你昨晚几点离开的?

沙奈尔夫人点燃壁炉里的火——

沙奈尔夫人:将近半夜……

卡特琳娜:你出去散步吗?

沙奈尔夫人:开什么玩笑?这种天气出去散步?

卡特琳娜:你有客人?

沙奈尔夫人:客人?我有十多年没接待过客人了!

卡特琳娜:你敢肯定吗,沙奈尔?

沙奈尔夫人:够了,卡特琳娜,我把你的裤子熨好了,去好好穿上吧!

卡特琳娜:好的。但我认为你对我们有所隐瞒……

卡特琳娜走出房间,沙奈尔夫人挨着絮宗坐到沙发上。

沙奈尔夫人:絮宗,你妹妹一点儿都不像你,没规没矩的。

絮宗:是啊,她和我是不一样。再说,她还小呢……

她们俩都没注意外婆蹑手蹑脚地进了房间。

沙奈尔夫人:要是你妈妈管得严些……

絮宗:沙奈尔夫人,路易丝这个姑娘干活怎么样?

沙奈尔夫人:关于她,我只能说:这个小骗子从一家换到另一家,到处算计和男主人上床。至于其他人……

外婆:其他人?怎么回事?

沙奈尔夫人:好了……我要回厨房了。

外婆: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,絮宗。你是我惟一信赖的人。

絮宗:这就来,外婆。

她们走到客厅最远处的一个角落——

外婆:你父亲一分钱也没留下来!

絮宗:这太重要了。怎么回事?

外婆:我为了感谢他收留我们,想把你

外公,那个中校,当年留给我的股份送给他。他拒绝了,认为这已经于事无补。所以这些股份还在我手上。不过前不久——也就是两天前,有人从我这里偷走了……

絮宗:偷走了?

外婆:还有一瓶赫列斯酒也不见了!……是啊,饭后来一小杯赫列斯酒可以减轻我的痛苦。有人溜进了我的房间!这个人知道我藏东西的地方!

絮宗:你枕头下面!

外婆:你怎么知道的?

絮宗:外婆,这件事大家全知道……

外婆(叫得全客厅都听得见):大家?一窝子贼!抓贼啊!抓凶手啊!抓贼啊!

絮宗:外婆!外婆!

外婆:抓贼啊!抓凶手!

佳比、奥古斯蒂娜、路易丝、沙奈尔夫人和卡特琳闻声赶来。

佳比:妈妈,我的天啊,你这是怎么了?你疯了吗?

絮宗:她说,前两天有人偷走了她的股份……

奥古斯蒂娜:她撒谎!她把股份偷偷卖掉了,她不想把我那份财产给我!把我的钱还给我!

外婆:我说了,有人把它偷走了!

佳比:这怎么可能呢?你从来不出自己的房门!

奥古斯蒂娜:不对!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她屋里的地板吱吱作响!

外婆:那你从来不睡觉吗?

奥古斯蒂娜:不睡!我整夜整夜都在听!要不是女孩子们在这里,我会说出来都听到了什么!

佳比:可怜的人!

奥古斯蒂娜:我知道,佳比,是你偷走了妈妈的钱,好把股份交给鬼知道的什么

人……把它还给我!还给我!快还!

她抓住佳比的大衣领子左摇右晃。两人动起手来。

佳比:哎呀,妈妈……

路易丝:夫人,您不该这么不顾自己的身份……

佳比:少管闲事!

路易丝和沙奈尔夫人终于把姐妹俩拉开,按住奥古斯蒂娜的双手。奥古斯蒂娜冲佳比啐了一口。

路易丝:您怎么可以啐夫人呢?

奥古斯蒂娜:别的不配(拍掉沙奈尔夫人的双手)!

佳比:好啊,妹妹,你会得到报应的!……

絮宗:住手!你们的行为太幼稚了!爸爸还尸骨未寒呢!

佳比(气喘吁吁地整理发型):就是……你说得对,絮宗。成了,所有人通通留在原地,我要走了……

路易丝:夫人!您的包呢?还有钥匙?

絮宗:你不觉得丢脸吗?奥古斯蒂娜姨妈?

佳比走出房间。大门“嘭”地一响。奥古斯蒂娜走到钢琴旁,缓缓打开琴盖,弹出一首歌。这是一首忧郁的乐曲。奥古斯蒂娜随着音乐吟咏。其他人坐在楼梯上,伴着旋律低声哼唱——

电话那一端 传来您的声音,

但有些话语 还是无法对您讲明。

如果人们不觉得可笑,它们就会把人吓倒,

在书里、歌里、电影里,反反复复地出现。

我想亲身体验,并对您说,

但我不会说——想说,却不能说。

我不愿说谎——不能忍受谎言。

我知道,到哪里找您,
请等着我,我这就来。

我想去,获得幸福,

但我不会去——想去却不能去。

我想对您说,想和你在一起,

可如果你突然听不见?

可如果你突然变得胆怯?

我害怕变得太勇敢,我害怕

对您说,也许,我爱你……

如果有一天你爱上我,

你会知道,你的回忆不会使我难堪。

快些来吧,一鼓作气,

我将等着你。

(奥古斯蒂娜若有所思地摘下眼镜,继续唱道)

如果有一天你爱上我,

不要怕在过去和未来中迷失自己,

不要怕摔倒在地——

我将等着你。

如果你……

奥古斯蒂娜:你们都认为我恨你们。这不是真的,我爱你们大家,只是你们无法理解我的爱,而把它当做了仇恨。

卡特琳娜:没人喝的葡萄酒就会变成醋!

絮宗:卡特琳娜,这句话对你更合适!

奥古斯蒂娜:不要恶言相向。你妈妈把她惯坏了。只要让我睡好觉,随她整晚读那些见鬼的东西去吧!好了,我会原谅我的姐姐,不管怎样……

絮宗:什么不管怎样?

奥古斯蒂娜:反正不关我的事。我能说什么,说她怎么随时随地地向马塞尔要钱,然后跟不知什么人去挥霍一空!这与我无关!不过你父亲——真是个大好人!

佳比跑进来——

佳比:不好了——汽车发动不了!有人割断了马达上的电线。

奥古斯蒂娜:喔!

路易丝:会是谁干的?

佳比:您在暗示什么,路易丝?

路易丝:没有什么,夫人,我只不过提了一个问题。

佳比:等到警察来盘问的时候,我亲爱的,我不得不说,您夜里出门的次数实在太多了,大家全知道!

路易丝:等到警察来盘问的时候,夫人,我不得不说,您夜里出门的次数实在太多了,而且谁都不知道!

佳比:诬陷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

路易丝:继承遗产也要遵守法律!

佳比:什么?

路易丝:您很清楚这条原则吧:“谁是受益者”?

佳比: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

卡特琳娜:谁得到遗产,谁就是凶手。侦探小说都这么写!

佳比:念你的地理去(抬手给了她一记耳光)!

奥古斯蒂娜:这种关心学习的态度真令人大跌眼镜!

佳比:你也想领教领教?

絮宗:好了,好了。我们别无选择:只能走着去了。我这就动身。

佳比:我和你一起去……与世隔绝的滋味真让人难以忍受!

絮宗:快看!花园里有个人……就在那儿……

所有人都望着窗外——

路易丝:凶手回来了。

奥古斯蒂娜:噢,我头晕……头晕……

窗户上映出一个年轻女子的侧影。她

走上台阶,打开大门,走进客厅。这是皮埃莱特。

皮埃莱特:请原谅……我本来不会未经邀请就到兄长家来……何况是在这种天气里!不过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……这一定是个恶作剧……有人对我说:“快来,您兄长死了!”然后就挂断了。我马上往这里打电话,可是你们的电话好像有问题,我忽然觉得毛骨悚然,尽管这非常可笑……是面包商开车带我过来的……你们为什么这么盯着我?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吧?回答我!

众人沉默无语,转头望着马塞尔的房间。皮埃莱特跑上楼梯,扑到马塞尔门前,想把门打开——

皮埃莱特:我哥哥的房间为什么上锁了?

佳比:如果您从来没见过,您怎么知道这是马塞尔的房间?

皮埃莱特:马塞尔,开开门!我是皮埃莱特!出什么事了?马塞尔!

佳比:别喊了……马塞尔死了。

皮埃莱特:死了?不可能……

佳比:一刀刺在背上死的。

皮埃莱特吓得一个踉跄,双手捂住脸。

佳比:您应当清楚,您的到来不得不使我们对您产生一连串的疑问……

皮埃莱特:请不要烦我。

佳比:谁给您打的电话?

皮埃莱特:我不知道……

佳比:一个男人?

皮埃莱特:不,是个女人的声音。

佳比:天方夜谭!没有人打过电话。

皮埃莱特:那我何必凭空捏造出一个电话来?

佳比:为了找个借口回来。您从前来过这里吧?

皮埃莱特:没有!

奥古斯蒂娜:为什么那些狗没有冲您叫?

皮埃莱特:我怎么知道?这扇门为什么上锁?

卡特琳娜:为了不让任何人碰到里面的东西。

皮埃莱特:我要看看马塞尔。把钥匙给我,我要进去。

絮宗:想消灭罪证?

皮埃莱特(喊道):快把钥匙给我,不然我就砸门了!

佳比:拿去吧,在钢琴上……

皮埃莱特拿起钥匙,回到门前,想把门打开——

皮埃莱特:可……这把钥匙不对!

佳比:什么?

皮埃莱特:你来试试!

佳比:这……这不是那把钥匙……

奥古斯蒂娜:毫无疑问,有人故意做了手脚。

外婆:请你们想想说的都是什么吧……我受不了了!

絮宗:外婆,为什么不住坏处想想呢?我们大家都围着这把钥匙团团乱转,谁都可以把钥匙偷偷换掉。连皮埃莱特上楼的时候也有机会这么做。

皮埃莱特报以大笑。音乐响起,皮埃莱特一边歌唱,一边解开外衣。她取下围巾,脱去大衣、上衣、手套,就像是在表演一场轻松的脱衣舞——

皮埃莱特(唱):

我——是个无拘无束的女人。

夜晚对于我——如同你们的白天,是我工作的时间,

爱情是我喜欢的游戏。

但我苦苦等待,一个把我征服的人儿,

我愿与他相守,日日夜夜不分离!

自由有什么好,
如果没人来爱我?
自由有什么好,
如果没人来爱我?

我一向敢做敢当,
打定主意,为快乐付出代价,
舔净身上的伤口。
而你这个不羁的人儿,却使我牵挂,
希望有一天能将你的心儿俘获。

自由有什么好,
如果没人来爱我?
自由有什么好,
如果没人来爱我?

沙奈尔夫人热烈地鼓掌,佳比脱下大衣,递给路易丝。

佳比:够了,你已经表演完了,现在请说吧,您最后一次见到我丈夫是什么时候?

皮埃莱特:您很清楚,我跟他一向不和。

佳比:您最好别说没和他见过面,我不会相信的。

皮埃莱特:我们在城里偶然遇到过一两次。他很爱我,而且对我不能来登门探望深表痛惜。

佳比:您这不是来了嘛!

皮埃莱特:不错……是那个电话让我们得以相聚。可是马塞尔死了,我看你们每个人都像凶手(套上大衣)!

外婆:您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?我……我——马塞尔的岳母,这是我的小女儿,奥古斯蒂娜。(奥古斯蒂娜生硬地握了握皮埃莱特的手)我的女婿——也就是你哥哥,非常好客地收留了我们……

奥古斯蒂娜:妈妈……

皮埃莱特:啊,那么您就是奥古斯蒂娜了?见到您可真有趣。我们俩常常光顾同一家图书馆。

外婆(对奥古斯蒂娜):你上图书馆?我以为你讨厌看书……

皮埃莱特:抱歉,我是不是话太多了?

奥古斯蒂娜:不是这么回事,我的确在那里登记了,不过一本书也没借过(紧张地笑起来)。

皮埃莱特:可多嘴的女管理员说您一星期至少要借5本书!而且全是爱情小说!!

奥古斯蒂娜:这不是真的!

皮埃莱特:难道您上星期没借过《威尼斯之恋》吗?

奥古斯蒂娜:《威尼斯之恋》?头一次听说……

皮埃莱特:我是在您之后读的那本书。碰巧而已。没想到能在书里发现了一样您的东西。

外婆:那就还给我的女儿吧。

絮宗:您找到什么?

皮埃莱特:一封信稿,写给我哥哥的。

佳比:给马塞尔的?你们天天见面,还给他写信?

奥古斯蒂娜:她满口胡言!

皮埃莱特:真对不住,我有个保存东西的老毛病。(拿出信,高声读道)“亲爱的马塞尔,别生气,我当着你的面为股份的事情给妈妈演了出戏。我非得让她把我的钱给我,免得她猜出我对你的感情。我一定会把这份财产交给你。你知道,只要能让你摆脱困境,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但是请不要再和佳比一起捉弄我了。我把这张字条放到你门底下。温柔地吻你。奥古斯蒂娜。”

奥古斯蒂娜怒不可遏地从皮埃莱特手中夺过信。

奥古斯蒂娜: 骗人! 我对马塞尔根本没兴趣! 我最受不了他! 这个花花公子! 他就想让我把股份交给他, 好在情人身上一掷千金! 看看她妹妹, 看她自以为是的笑容! 您要为此付出代价的!

皮埃莱特: 您在威胁我? 杀人动机另加恐吓他人——足够起诉一个人的了。

奥古斯蒂娜: 我不可能杀他, 我夜里根本没出房间。

佳比: 对不起! 你去了 5 次卫生间, 就有 5 次机会可能走进马塞尔的房间……

奥古斯蒂娜: 卫生间? 哪个卫生间?

她坐在外婆的轮椅上, 双手捂住脸号啕大哭。

外婆(想哄她, 抱住她): 得啦, 得啦, 奥古斯蒂娜!

奥古斯蒂娜: 把手拿开!

佳比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。

絮宗: 好极了, 皮埃莱特姑姑, 您巧妙地把矛头转移到奥古斯蒂娜身上。不过我还是想问您几个问题。

皮埃莱特: 洗耳恭听。

絮宗: 您说您从来没见过这里, 是吧?

皮埃莱特: 是的。

絮宗: 您在撒谎, 我有证人。

她用一根手指指着沙奈尔夫人。

沙奈尔夫人: 皮埃莱特, 我发誓, 我什么也没说。

佳比: 这是什么意思?

絮宗: 妈妈, 她们俩早就认识, 而且经常见面。她们喜欢打牌。

佳比: 打牌? 这可真是新闻, 沙奈尔?

沙奈尔夫人: 我承认, 皮埃莱特有时去小屋找我, 在我那里过夜……

闪回。沙奈尔夫人和皮埃莱特半裸着坐在床上打牌。

佳比: 我的天哪!

皮埃莱特: 不错, 我来过一次——找我哥哥。我有要事对他说。

絮宗: 什么重要的话, 不能让沙奈尔夫人转达?

佳比: 一定是来要钱。

皮埃莱特: 我从来没向哥哥要过钱。

佳比: 他主动给你的, 是不是?

皮埃莱特: 对。他知道我的处境, 有那么一两次接济过我。

佳比: 未必!

絮宗: 妈妈, 爸爸想怎么做是他的自由。问题不在这儿。

佳比: 怎么, 这位小姐向我丈夫伸手要钱, 我连句话都不能说吗? 这可全是我的钱, 按照法律它们都属于我……

皮埃莱特: 现在它们都是你的了。不过嫂子, 您的贪婪迟早会毁了您的!

佳比: 你们听见了吧? 看看她笑的样子, 这人真可怕!

絮宗: 想要了解真相, 就得搞清昨晚每个人的去向。妈妈, 你当时在哪儿?

佳比: 我刚才说了, 在我的房间里。

絮宗: 你离开过屋子吗?

佳比: 没有吧……有一次! 我听见开门的声音, 就去卡特琳娜房里看了看……她正安静地读书, 我就又睡下了。

絮宗: 卡特琳娜, 你起来了吗?

卡特琳娜: 是的, 我起来过, 大概就是外面门响的时候。不过我谁也没看见。

絮宗: 也没听到什么?

卡特琳娜: 我看书入了迷, 没留神。后来奥古斯蒂娜姨妈过来让我关灯。

奥古斯蒂娜: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, 还敢顶嘴。

卡特琳娜: 好吧, 我会回敬你的! 絮宗, 我忘了一件事: 我上床的时候, 听见一阵奇怪的响动, 我从钥匙孔往奥古斯蒂娜姨妈的

房间里张望……看到她站在镜子前,手里拿着一样发亮的东西。当时我没有多想,现在我敢肯定,她那是在磨刀子!

奥古斯蒂娜:笨蛋,我是在清理那把珠母镜的梳子!

佳比:凌晨3点的时候?

奥古斯蒂娜:清理梳子又不用分时候!如果你们想看,我这就把梳子拿来……

絮宗:用不着,奥古斯蒂娜,我们相信你。你说你去了5次卫生间,是吗?

奥古斯蒂娜:是的。

絮宗:你谁也没见到?

奥古斯蒂娜:没有。

佳比:你说听见妈妈起床……

奥古斯蒂娜:本来就是。

佳比:妈妈!既然你的腿看来已经好了,请你告诉我们:你起床了吗?

外婆:没有!

奥古斯蒂娜:什么?

外婆:慢着……啊,对了。我大概1点钟左右起来过,下楼拿毛线。我听见马塞尔的房间里有人尖叫……我没听清是谁,当时我没在意。我以为是你们呢,佳比。

佳比:你认为是我叫的?谢谢!

絮宗:那么您,路易丝,对我父亲房里的喊声作何评论?

路易丝:不知道,半夜我给先生送药的时候,他一个人在屋里。

絮宗:您谁也没遇到?

路易丝:我碰见奥古斯蒂娜小姐。

絮宗:奥古斯蒂娜……你刚才可说谁也没遇到。

奥古斯蒂娜:啊,对……我忘了,我去喝水……

佳比:还是在马塞尔房间周围四处打探?……到底怎么回事?

卡特琳娜:要是你不睡到别的屋去,不

就都清楚了。

佳比:我决不能容忍我的孩子对我评头论足!

皮埃莱特:所以,亲爱的,我才没要小孩!

佳比:是没有男人想让你生吧?

絮宗:沙奈尔夫人,你几点钟离开的?

沙奈尔夫人:我没看表,可能是半夜吧。

絮宗:是送药之前还是之后?

沙奈尔夫人: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。我听见先生吩咐送药,之后马上就走了。

絮宗:过了多长时间?

沙奈尔夫人:不知道……也许过了5分钟,我收拾了一下厨房。而且……路易丝坚持亲自煮药,亲自送去!

佳比:您为什么一定这么做,路易丝?

路易丝:这可是先生吩咐我做的!

佳比:我开始明白您玩的把戏了,我亲爱的。

路易丝:随您怎么想,夫人。被人指责行为不端,也比做杀人嫌疑犯要好得多。

佳比:荡妇和凶手并不矛盾,我看,这和您很相配。

絮宗:妈妈,不要诬赖别人!那么,只剩下您了,皮埃莱特,您昨晚在什么地方?

皮埃莱特:我出去办点儿私事,与这幕令人震惊的惨剧毫不相干。

佳比:您真的没见过马塞尔?

皮埃莱特:当然!

佳比:那么——我们先不去证实这些话——路易丝,您是最后一个见到我丈夫活着的人!

路易丝:坏了。我会被指控杀人吗?

佳比:那还用说!

路易丝:我可不想惹麻烦……我还是说实话吧……对不起,皮埃莱特小姐,我也没办法!

皮埃莱特(耸耸肩):我早料到了。

路易丝:是这样,我给先生送药的时候,他的妹妹皮埃莱特在他屋里。

佳比:那么,您说谎了,皮埃莱特!昨天晚上您为什么来找我丈夫?

皮埃莱特:我情绪不好,想和他谈谈。

佳比:你们谈话的动静为什么那么大?你们吵架了?

皮埃莱特:才不是呢!相反,我们还笑呢!

佳比:可我母亲却以为是我在屋里!她可真是个好证人!

外婆正趁乱偷喝佳比的威士忌。

絮宗:路易丝,那您听见他们的谈话了?

路易丝:没有——没有,我马上就离开了,拿走了托盘。

佳比:路易丝走后您做了些什么,皮埃莱特?

皮埃莱特:没什么……我们又聊了几分钟,我就走了。

路易丝:是的,我可以证明,皮埃莱特小姐从厨房窗户爬出去。

絮宗:她什么话也没对您说?

路易丝:算了,我都说出来,省得您没完没了地盘问我!我下楼的时候,皮埃莱特小姐让我不要告诉别人她来过,还塞给我1万法郎!

皮埃莱特:好啊,你这个贱货!我真后悔把钱给你!

路易丝:什——么?

皮埃莱特:您的人品极好,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。

路易丝:对您来说当然不是,因为和我们俩上床的是同一些男人!既然您不惜撒谎来污蔑我,我得说说您为什么给我1万法郎——因为我走进先生房间的时候,正听见您说:“要是你不把钱给我,我就杀了你!”

皮埃莱特:胡说!我说的是:“我就杀了自己!”

路易丝:不——不是!是“我就杀了你!”

皮埃莱特:哎呀,倒霉的路易丝,您的话没人相信,因为就算您磨破嘴皮,也只是个下人!

路易丝:是吗?倒霉的皮埃莱特,您的话没人相信,因为就算您磨破嘴皮,也只是个娼妓!

皮埃莱特:我看娼妓比下人强多了!

外婆:好了,我们头都晕了!

路易丝:这出闹剧我受够了。我这就到路口拦车去(走出房间)。

絮宗:不用说:凶手——就在我们中间。你们7个人中的一个。

卡特琳娜:听着,絮宗检察官……您还忘了审问一个人呢。

絮宗:还有谁?

卡特琳娜:你自己。

絮宗:我?

卡特琳娜:你问清了我们每个人昨天晚上上的行踪,不过却忘了交待自己的行动。

佳比:卡特琳娜,你头脑发昏了,我今天早上才去车站接的你姐姐!

卡特琳娜:你错了,妈妈,昨天晚上絮宗已经回家了,我亲眼看见的!

絮宗:你什么时候看见我了?

卡特琳娜:昨天夜里……我打开房门,正好看见你走进爸爸屋里。大概4点钟左右。

奥古斯蒂娜:啊!

絮宗:我没有杀害自己的父亲!我发誓!

佳比:这可是头一次听说!说吧,絮宗!

絮宗:我一大早就到了,大概4点的时候从后门进的屋。我去找爸爸谈一件很重

要的事情,一件只能对他说的事情!没有他同意,我决不会再回来……不过他表现得好了。可怜的爸爸!他答应帮我,让我先回车站,再装做刚刚回来的样子,我就这么做了。就是这样。

闪回。几个配合絮宗讲述的镜头。

佳比:你对他说什么了?说吧,孩子!

她抱住女儿。絮宗哭了起来。

絮宗:我……妈妈,我要有孩子了!!!

路易丝跑进来。

路易丝:夫人!夫人!

佳比:怎么了?您没去警察局?

路易丝:不行——小门锁上了,我们被关起来了……

佳比望向窗外,院子里白茫茫一片,汽车被雪掩埋了。

卡特琳娜和絮宗两人站在当年育婴室的窗户前。

卡特琳娜:我不该多嘴说出你回来了……

絮宗:没关系,反正我早晚也得告诉妈妈……

卡特琳娜:那么……你怀孕了?

絮宗:是的。

卡特琳娜:你的男朋友长什么样?像爸爸吗?

絮宗:不像,他个子高高的,金头发,有一双绿色的眼睛。

童谣响起。卡特琳娜和絮宗像两个孩子一样,抱着玩具翩翩起舞——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的梦里——全都是你,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的歌声——只为了你,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没有你生活无法继续。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如果曾经爱过,

如果曾经拥有,一切的一切我都已忘记。

不能把你和别人相比——

你的名字,萦绕在我心底。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的梦里——全都是你,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的歌声——只为了你,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没有你的生活无法继续。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这一点我深信不疑。

我曾向往,我曾盼望,只要心儿不停息,

最爱的人永远是你,

那首歌的旋律依稀回荡,

但歌词却已无法记起。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的梦里——全都是你,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的歌声——只为了你,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没有你生活无法继续。

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

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卡特琳娜:他漂亮吗?

絮宗:是的,我非常爱他……

卡特琳娜:幸福的人儿……他是做什么的?

絮宗：他在银行。

卡特琳娜：他自己的银行？

絮宗：不是。

卡特琳娜：那他是穷光蛋啦？

絮宗：你还是认为有钱才能幸福吗？

卡特琳娜：那他有兄弟吗？

絮宗：没有。

卡特琳娜：可惜！

絮宗：好了，你想这种事太早了。

卡特琳娜：还早！又来了！你们全都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！我听够了，不许看书，不许在街上吹口哨，不许扔石头，不许抽烟……不许这个、不许那个……你自己都这样了，还好意思教训我？

絮宗：我这可是一番好意，卡特琳娜。我想保护你，不要再犯我这样的错误。

卡特琳娜：保护？你还是省省心吧！

卡特琳娜跑出儿童室。

絮宗：卡特琳娜！卡特琳娜！卡特琳娜！（在楼里追赶妹妹，她走进客厅，发现佳比坐在轮椅上）妈妈……

佳比：怎么？又有什么新闻？

絮宗：没了，我全都说了。

佳比：真是一团糟！

皮埃莱特：那有什么，这种事天天有！

佳比：在您那个圈子——当然无所谓！我们这里先要做的是嫁人！

皮埃莱特：您太落伍了。现在大家都这样。这是进步！

佳比：那我还应该对她的肚子道喜了？

皮埃莱特：请您不要烦她，至少可以表示理解吧……

佳比：我们用不着您指手划脚！

皮埃莱特：我只想帮帮忙，不过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我哥哥娶您的时候您也挺着大肚子呢。

佳比：闭上你的臭嘴！

皮埃莱特：反正马塞尔已经升天了。

卡特琳娜：侦探小说都这么写：我们中间有个人撒谎，这个人就是凶手！她之所以没有暴露，是因为有人出于其他目的也在撒谎！所以，为了揭穿凶手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讲出自己的秘密！

奥古斯蒂娜：好！我有话说……

奥古斯蒂娜突然失去知觉，跌到沙发上。

外婆：奥古斯蒂娜！她的……沙奈尔夫人，快取水来。絮宗，去把药拿来。

絮宗：在哪儿？

外婆：在她的床头柜里。打一针就可以让她恢复知觉！路易丝，把针拿来。

路易丝：我？不行，我不干！你们自己来吧！我是用人，可不是护士！

絮宗上楼取药。

外婆：可这里只有您会打针。您不能推托。这是犯罪！

路易丝：我的工作只包括打扫、清洗、购买食品。

皮埃莱特：拒绝帮助生命垂危的人是要坐牢的。您知道吗，路易丝？

路易丝：人人都该守本分，做好分内的事情！万一法官成了医生，店伙计当上部长——又会如何？

佳比：路易丝，别狡辩了！我命令您打针，让您的店伙计见鬼去吧！

路易丝：您对我的身份又知道多少呢？……好吧，既然主人有令，我只好从命……

絮宗跑进来。

絮宗：外婆，我在奥古斯蒂娜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找到！

外婆：她老是乱放东西……我去看看。

佳比解开奥古斯蒂娜的上衣。

卡特琳娜：奥古斯蒂娜姨妈多么苍白

啊……她真病了？

佳比：别急，她会醒的。

外婆：我不明白。她的药不见了！似乎有人想害死她。

奥古斯蒂娜睁开双眼，专注地看看外婆，又把眼闭上。絮宗在另一个房间找到奥古斯蒂娜的药。

外婆：啊！孩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（摘下奥古斯蒂娜的眼镜）？

奥古斯蒂娜：糟透了，我的心脏不跳了。

外婆：不要动。它马上就会跳了。

奥古斯蒂娜：我要死了，妈妈，快给我打一针！打一针吧，不然我会死的。

佳比：你死不了！你一天得晕倒两次呢！

奥古斯蒂娜：为什么大家都不动？

皮埃莱特：我们很想帮忙，亲爱的，不过您的药不见了。

奥古斯蒂娜：不见了？

奥古斯蒂娜迅速恢复知觉，坐起身来。

外婆：我们不敢告诉你……

奥古斯蒂娜：明白了！你们都想看我怎么死。你们想让我像条野狗似的咽气。你们不想给我打针！不是吗？好极了！我这就让你们解脱！我这就走，死活听天由命！带着一颗病痛的心……孤零零地走！可怜的马塞尔！（又倒在沙发上）他是这幢房子里惟一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儿。是你们的卑鄙无耻害死了他！

皮埃莱特（揶揄地）：《威尼斯之恋》，第八章。

奥古斯蒂娜唉声叹气。絮宗回来——

絮宗：外婆，我找到药了……

路易丝，沙奈尔夫人和卡特琳娜把奥古斯蒂娜抬出客厅，准备给她注射。外婆随后进来。

众人：快一点儿！小心！安静！

皮埃莱特：你在哪儿找到的，絮宗？

絮宗：我把每个房间都找遍了，在一张床底下找到的。

佳比：谁的床？

絮宗：你的床，妈妈。

佳比：我的？不可能。这是陷害。

絮宗：肯定是的。

佳比：只有对我们家不怀好意的人才会这么处心积虑地折磨我们，分裂我们，没有别的解释……

皮埃莱特：你又在影射我吗？

佳比：怎么会呢？您很清楚，马塞尔把您写到遗嘱里。他上星期刚对我说的。他说给您留下 200 万法郎。

皮埃莱特：原来马塞尔还想着我……

佳比：少装得那么无辜，您得知他要和公证人见面，知道遗嘱里面有您的一份，所以就……

皮埃莱特：我却有另外一种推论。马塞尔还没来得及把我纳入遗嘱，不过他正准备这么做。因此您采取了紧急措施，好吞吞全部财产……

佳比：太可怕了！

皮埃莱特：问题在于有没有遗嘱。如果有，那么嫌疑将落在我身上。如果还没有——那么就是您了。

絮宗：我可以告诉您。遗嘱还没有写。昨天晚上我和爸爸谈过。他说：“你能对我坦白，这很好。明天我要去找公证律师。我一定会替您着想。”

佳比：你非常巧妙地宣告：“我没有犯罪，因为父亲明天要把我列进遗嘱”，而且居心险恶地把杀人的罪名推给我！这样对待母亲可真是令人发指啊，絮宗！

絮宗：我并没有指控你，妈妈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

佳比：瞧瞧你这副德性，还敢来教训我！

看着我,你敢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!

絮宗:你和爸爸生活了这么久,怎么还这么冷酷?

佳比:只有这样我才能承受住全部的打击!

皮埃莱特(鼓掌):表演得真好!

佳比:闭嘴!您还是说说,昨天晚上您自己在哪里?

皮埃莱特:我会留着跟警察说。

佳比:和一个男人在一起,是吧?

另一个房间里,路易丝正在往针管里吸药。

奥古斯蒂娜:快啊,我要死了!

外婆:你不会死的,亲爱的。这就给你打针!

路易丝狠狠地把针头扎入奥古斯蒂娜的臀部。

奥古斯蒂娜:啊——啊!可算盼到了!

絮宗和佳比继续在客厅里争论。皮埃莱特默默地听着。

絮宗:妈妈,我在你的床底下看到一些东西。

佳比:什么?

絮宗:那些收拾好的箱子……你准备出门吗?

佳比:不关你的事!

絮宗:妈妈,你只要告诉我:爸爸是我的生身父亲吗?

佳比:住口,我不想谈这件事。

絮宗:妈妈,我有权利知道。你嫁给他的时候已经怀孕了……回答我!

佳比:那不重要,事情早就过去了。马塞尔把你当亲生女儿养大。

絮宗:谁是我父亲?

佳比:一个我爱的男人。你有和他一样

的眼睛……一样的颧骨……一样的表情……你的笑容让我心动不已。每当我见到你,就像看见了他。

絮宗:他现在在哪里?

佳比:你出生之前就死了,遇到了车祸。我天天都想念他。你在我身边的时候,我心里总是又喜又悲(把絮宗抱在胸前)。

外婆和沙奈尔夫人回到客厅。

外婆:这个路易丝竟然拒绝打针!实在可疑!

沙奈尔夫人:别管那个可怜的姑娘了。她怎么会突然把先生杀了呢?

外婆坐到自己的轮椅上。沙奈尔夫人帮她盖上毯子。

外婆:因为现在的女用人和从前不大一样了。对了,沙奈尔,请您告诉我们,您说您半夜前就走了,可我1点到1点半之间下楼拿毛线时候,还看见您的大衣和头巾挂在衣架上,这是怎么回事?通常您的话头儿来得不快啊。快说!

絮宗:是啊,沙奈尔!

沙奈尔夫人:我1点多钟回来了。

絮宗: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?

沙奈尔夫人:我不认为这有什么要紧的!我以为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凶手呢。

絮宗:你为什么回来,沙奈尔?

沙奈尔夫人:我来找皮埃莱特……

絮宗:那么晚皮埃莱特还需要您?

沙奈尔夫人:我……我不能说……

皮埃莱特抽着烟。

佳比:听着,沙奈尔,我们说好要讲实话的。

沙奈尔夫人:就是……我爱皮埃莱特!我想保护她……

外婆(惊讶地):同性恋?

佳比:这不可能……沙奈尔,您喜欢女人?

沙奈尔夫人: 怎么, 不行吗? 难道我做过让你们不满的事情吗?

佳比: 不过这个……您需要看看病, 您生病了!

絮宗: 妈妈, 沙奈尔的私生活与我们无关!

外婆: 罪人之间相互理解, 一个是心理变态, 一个是未婚妈妈……

絮宗: 外婆, 请你大度一些! 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继续下去。那么, 沙奈尔, 你说想过保护皮埃莱特, 为什么?

沙奈尔夫人: 我嫉妒她和她哥哥的关系……

外婆: 是这样……

皮埃莱特: 你疯了, 沙奈尔? 我和马塞尔之间只有仇恨! 也许小时候……才像人家兄妹那样……不过……

外婆: 家庭的影响……

沙奈尔夫人: 原谅我吧, 皮埃莱特!

她向皮埃莱特走去, 但皮埃莱特把她推开。

佳比: 沙奈尔夫人! 我那么信任您! 我放心地让您照看我的两个女儿……

沙奈尔夫人(跪在佳比面前): 您不该责怪我, 夫人! 要是孩子们由您自己带, 她们不会这么出息的!

佳比: 我不想听到这种话, 特别是从您这样的人嘴里说出来……等警察来了, 我是不会袒护您的, 沙奈尔夫人。

沙奈尔夫人: 随您的便, 夫人。我再没什么好隐瞒的了!

沙奈尔夫人站起身, 走进厨房, 坐在桌旁——

沙奈尔夫人(唱):

为了摆脱孤寂, 有的人对着十字架祈祷,

有的人种花养狗,

有的人沉迷在往事的回忆中缅怀过去, 填补空虚。

为了摆脱孤寂, 我们渴望春天的来临, 而当春天逝去, 又对下一个春天充满希望。

为了留住一份幻想, 仿佛我并不孤单,

我爱你, 等着你,

我爱你, 等着你。

(她走到窗前, 窗外雪花飞舞)

有的女孩喜欢女孩, 有的男孩喜欢男孩,

为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寂寞。

有的人生下小孩——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孤孤单单。

为了摆脱孤寂, 我们修建教堂,

在那里每个人都会轻松面对自己的命运,

想到的不是“我”, 而是“我们”。

我爱你, 等着你。

我爱你, 等着你。

皮埃莱特: 既然您想了解全部真相, 除了刚才说过的那些, 我想再讲一些您不知道的事情。

佳比: 好啊, 这回您又想编派什么?

皮埃莱特: 马塞尔和您的新女佣路易丝5年前就认识了。

佳比: 什么意思?

皮埃莱特: 是这样……5年来他们每个周末都在一套出租公寓里幽会……今年冬天您家空出了女佣的职位, 路易丝就来您家里应聘……

路易丝: 您还是多替自己操心吧, 自己的事情还没管好呢!

佳比: 您早就认识我丈夫, 路易丝?

路易丝: 是的。

絮宗:您跟他商量好,到我家来当女佣?
是吗?

路易丝:是的。我们彼此相爱。

佳比:他在您这样平庸无奇的女人身上
寻求什么呢?

路易丝:也许,马塞尔只是厌倦了超凡
出众的女人……

佳比:他自然付钱给您喽。

路易丝:您只认得钱!要是您想……

佳比:我什么也不想,我要知道!

路易丝:不过,用点儿想像力也不无益
处……比如说吧,我能带给马塞尔您从来不
曾给予他的快乐。而且,往往用一些您所不
屑的方法。

佳比:您真下流!

路易丝:全身心地付出有什么可耻的?
难道令人心醉神迷的爱情——不是人生最
美妙的事情吗?

佳比:那您可走错了路,依您的天分您
该去当修女……

路易丝:我和您谈论爱情,您却笑话
我……您有什么不满意的?我不但做好您
吩咐的每件事,还帮您尽夫妻间的义务。实
际上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。

佳比:住口,这里还有我的女儿。

路易丝:我想您希望知道真相!所有真
相!无论如何先生的死都不会影响到我对
您的忠诚,我永远为您效力,夫人。

奥古斯蒂娜走进屋——

奥古斯蒂娜:我听到了什么!好啊。好
啊……可怜的马塞尔!他忍受了你们多少
的折磨!

佳比:你大概很乐意去抚慰他了?

奥古斯蒂娜:你想拿我出气?你还是招
了吧,是你觉察到马塞尔和路易丝的好情,
所以决心夜里报复……

佳比:你怎么能在孩子们面前说这种

话?

奥古斯蒂娜:有什么可害臊的!一个是
懒惰的气包子,书蛀虫,另一个腆着大肚
子……还有脸像走下神坛的法官一样审问
我们。从前姑娘们处处受人尊重,因为她们
懂得自爱。如今她们一窝蜂地上电影院,上
咖啡馆,抽烟、穿长裤,东游西逛,见一个爱
一个……是你给女儿们做的好榜样,是你把
她们带坏的,你这是自食其果……

佳比:既然你这么了解孩子,为什么自
己不下一窝?

奥古斯蒂娜:因为别人都非常尊重我!

卡特琳娜:姨妈还是处女吗?

佳比:你问她好了!谁想要她?

外婆:佳比,不要再欺负妹妹了!你知
道她的身体有多虚弱,她刚才差点儿死掉
了……

佳比:妈妈,你别再给她撑腰了,也不要
给我谈什么大道理。看看你自己:明明是个
酒精中毒的泼妇,却非要装成弱不禁风的寡
妇!你一直在说谎,妈妈,你是一个自私自
利的骗子、伪君子。我应该把你扔到荒无人
烟的地方去,让你自生自灭。

外婆:你怎么敢这么和母亲讲话,没良
心的东西,你丈夫刚刚被杀死!

佳比:就像爸爸被杀死一样!

外婆:你这话什么意思?

佳比:是你下的毒,妈妈。无论从字面
上还是转意上理解,你都是投毒犯!

外婆:我的心脏受不了了……

沙奈尔夫人跑进客厅——

沙奈尔夫人:夫人!夫人!我明白了!

佳比:您明白什么了?

沙奈尔夫人:一切……几乎一切……

佳比:快说!

沙奈尔夫人:我还需要一个证据。所有
人都呆在这里。我这就去凉台证实一下。

只需几分钟,我会把先生死亡的真相告诉你们。

她走上凉台。

佳比:你们相信她吗?

皮埃莱特:她肯定知道什么。

路易丝:谁也不能离开这里,可是您却放她出去!

奥古斯蒂娜:这是个花招,她想逃跑!

絮宗:难道,是她干的?

皮埃莱特:是的,半小时前我就开始怀疑她了。这不,她想偷偷溜掉。

佳比:她回来了!我们藏起来,看她怎么办……

几个人有的躲在沙发后面,有的躲在椅背后面,有的躲在窗帘后面。

沙奈尔夫人:没错,不出我所料……人呢?怎么不见了?你们在哪儿?

一声枪响。沙奈尔夫人昏倒在地。大家向她跑去。

佳比:沙奈尔夫人!

外婆:天哪!

路易丝:她死了?

絮宗:因为她知道什么……

佳比:无论如何,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了。

奥古斯蒂娜:肯定什么?

佳比:凶手——不是她!!!

天色渐暗。沙奈尔夫人睁开双眼。

沙奈尔夫人躺在床上。絮宗坐在她身旁。

絮宗:告诉我!你一定知道什么!说吧!

路易丝:她什么也不会说的。

路易丝走出房间,回到客厅,这里除了奥古斯蒂娜,空无一人。奥古斯蒂娜在涂口红。

奥古斯蒂娜:噢!路易丝,您吓了我一跳。沙奈尔夫人醒过来了?

路易丝:是的!子弹根本没打到她,可是现在她一个字也不会说了……

奥古斯蒂娜:凶手没打算打死她……要不就是他近视……不可能打不中!

路易丝:也许他没戴眼睛。

奥古斯蒂娜:我认为他只是想吓唬吓唬她,好让她闭嘴。

路易丝:反正我是没力气了。

奥古斯蒂娜:您为先生服务得太卖力了吧……

路易丝:也许吧……既然您喜欢偷窥,就不可能没听过先生满足的呻吟。

奥古斯蒂娜:是的,我是说,我不知道……既然说起这个话题,我有点儿事想问问您,路易丝……

路易丝(坐在扶手



椅上,轻佻地伸直双腿):嗯—嗯?

奥古斯蒂娜:不,没什么……对不起!

路易丝:这有什么,说吧。

奥古斯蒂娜:我想问问您,该怎么……

怎么吸引男人?

路易丝:您想让我,一个女用人,告诉您,我怎么勾引马塞尔的?

奥古斯蒂娜:是的,拜托。

路易丝:您知道吗,小姐,女人的温柔、魅力和勾引人的技巧是学不会的。要么是天生的,要么没有!不过,您也许可以试试换个发型,摘掉眼镜。

响起动感十足的音乐,路易丝翩翩起舞,舞姿热情奔放——

有谁会喜欢一块黑板?

粉笔沙沙响,下面是一片苦恼和沮丧。

我喜欢恣情地生活,喜欢冒险,

扔出一枚硬币,决定去爱谁,

和谁同床共枕,

孤注一掷,在刀刃上行走!

当你无所畏惧,

你就毫无顾忌。

哪怕这一次一败涂地,

下一回定会东山再起。

这就是我的生活!

在镜子里,在迷雾的远方,

追寻将来是悲还是喜?

一切都是白费力气。

我喜欢恣情地生活,喜欢冒险,

扔出一枚硬币,决定去爱谁,

和谁同床共枕。

孤注一掷,在刀刃上行走!

当你无所畏惧,

你就毫无顾忌。

哪怕这一次一败涂地,

下一回定会东山再起!

这就是我的生活!

奥古斯蒂娜:我可不行……不,我做不来。

卡特琳娜:姨妈,你也想和爸爸上床吗?唉,他可更喜欢女用人!

奥古斯蒂娜:可恶的家伙!乳臭未干呢,就跟你妈妈一样恶毒!

卡特琳娜:我只盼望到你那把年纪的时候不再是老处女!

……奥古斯蒂娜走进外婆的房间,外婆正坐在桌旁喝酒。

奥古斯蒂娜:妈妈,我受够了!我们走吧,我不想再任人欺辱……妈妈,你听见吗,为什么不说话?

外婆:马塞尔背上那把刀子什么样?(从桌上拿起一把刀子,左右端详)路易丝说,是把匕首,不过,她也许在说谎……如果刀刃插进背里,她怎么知道是哪一把?

奥古斯蒂娜:妈妈,别去想从前的事了,这和我们没关系,我们收拾东西吧……

外婆:要是刀把不是牛角的,而是珠母的……会不会是鱼刀(拿起另一把刀)?

奥古斯蒂娜:妈妈,我知道你对佳比的话非常恼火……

外婆:佳比说我什么了?(笑)

奥古斯蒂娜:她说你杀了爸爸!你女儿说出这么可怕的话,你还笑得出来……

外婆:这不可怕,亲爱的,这是真的。

奥古斯蒂娜:你疯了不成?你为什么突然杀死爸爸?

外婆:什么样的女人都有,奥古斯蒂娜。时代不同,每代人之间也不同……你父亲给了我我不愁吃穿的富足生活,满足我所有异想天开的想法……他的事业刚刚起步,可他的

前程远大,那种你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等着他。他很出色,对我又温柔又体贴,言听计从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。(一拍桌子)可我受不了他!你能想像,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整天生活在一起是种什么日子!你挑不出他的任何毛病,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他!那会儿可不像现在,可以离婚。就这样……我使你失去了父亲……还有他的钱。这就是我的痛苦所在……

奥古斯蒂娜:你的痛苦?你痛苦吗?我还没有从父亲的死因中清醒过来,你有脸这么说?

外婆:原谅我,我亲爱的……

奥古斯蒂娜:我要杀了你,就用我的双手杀了你!

她大叫着向外婆猛扑过去,想要掐死她。

外婆:不!来吧,杀了我吧!我不在乎!现在每个人都唾弃我,快点儿动手吧!快点儿——快点儿杀了我吧!

奥古斯蒂娜:我要用手掐死你!

佳比闻声赶来。她吃力地把奥古斯蒂娜从外婆身边拖走。

佳比:奥古斯蒂娜,住手!你在干什么?

奥古斯蒂娜:我要杀了你!她杀了爸爸!

佳比:是的,我知道,不过已经无可挽回了!

外婆:杀了我吧,杀了我!

佳比:够了,妈妈,闭嘴!

奥古斯蒂娜:你听到了,佳比,她已经神经错乱了。我陪伴她,关心她,抱她,吻她!可她是个疯子!

佳比:好了,你们俩都安静些!

奥古斯蒂娜:她疯了!

外婆:杀了我吧!杀吧!

佳比:你有完没完?

佳比从桌上抄起一个酒瓶,砸到外婆头上。瓶子碎了,外婆失去了知觉。

奥古斯蒂娜:妈妈……妈妈?妈妈?妈妈?你把她打死了?

佳比:没有,她只是昏过去了。把壁柜打开,我要把她推进去。她在里面就安静了。(把外婆连轮椅推到小贮藏室里)这一切让我烦透了!你怎么了?这么激动……

奥古斯蒂娜:为什么你从不告诉我?

佳比:我想保护你,奥古斯蒂娜。

奥古斯蒂娜:我的生活全毁了。

佳比:没有,你只是疲劳过度了。走吧,妹妹,回房间休息休息吧……还早呢!

奥古斯蒂娜一步一晃地缓缓走进自己的房间。她走到窗前,雪花飞舞。她拉上窗帘。

絮宗:我觉得,这一天我老了10岁……

卡特琳娜:我也是,这很好。

絮宗:怎么?

卡特琳娜: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了,而不是没人理会的毛孩子,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。现在每个人都注意听我说话,甚至还害怕我说出的话呢……

絮宗:我很高兴沙奈尔没事。看看,我们知道了多少吓人的事情!不过奇怪,她再也不开口了。

卡特琳娜:要么是不能说……要么是不想说!也许,她想保护某人……

絮宗:不得!

卡特琳娜:你相信妈妈的话吗,是外婆毒死了外公?

絮宗:我不知道,但愿不是真的。你知道,她们彼此憎恨,只要能伤害对方,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希望我们的关系永远不要变成这样!

卡特琳娜:絮宗,和男孩子睡觉——是



怎么回事?

絮宗: 你不知道吗?

卡特琳娜: 当然知道。你有什么感觉?
你有快感吗?

絮宗: 这个 快感是不同的 好了, 这没多大意思。你还是给我讲讲学校吧, 英语学得怎么样了?

卡特琳娜: 你不想回答? 不好意思了?

絮宗: 别提这种问题了, 你怎么刨根问底呢?

卡特琳娜: 对不起, 我不知道你是个性冷淡

絮宗: 性冷淡? 这是什么新词?

卡特琳娜: 就是说, 你像冰箱一样——冷冰冰的, 没有快感!

絮宗一掌掴在她脸上。

卡特琳娜: 哎哟!

卡特琳娜紧紧抓住絮宗的头发, 两人动起手来。

絮宗: 哎哟! 我

卡特琳娜: 放手! 我警告你, 絮宗, 你想打我就打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我长大了, 我会保护自己。要是下次你还敢对我动手, 我就去告诉你的“英国佬”, 你这个性冷淡!

絮宗: 那有什么! 反正你也不是我的亲妹妹!

卡特琳娜: 什么?

絮宗: 妈妈说, 爸爸不是我生身父亲。

卡特琳娜: 胡说!

絮宗: 反正这样更好些。

卡特琳娜: 为什么这么说?

絮宗: 你发誓, 谁也不许说。

卡特琳娜: 我发誓!

絮宗: 我的孩子——是马塞尔的。

奥古斯蒂娜在自己的房间, 她坐在床上, 然后站起身, 走到屏风后面开始换衣服。

路易丝一个人在房间里, 没发觉佳比悄没声地走进来。

路易丝：“路易丝，请把我的大衣拿来！放在那儿……不，还是放这儿吧！”

佳比：这算什么？您在扮演女主人吗？

路易丝：是的，我厌倦了做您的女用人……“您这叫收拾屋子吗？请把抹布给我！”（拿起佳比的披肩，擦起桌子）“这儿要擦得亮亮的！”

佳比：不，您简直疯了！您以为您在哪儿？

路易丝：在房子里，一幢乱了套的房子里……我认为房屋的女主人——既浅薄又轻浮，毫无威信可言。

佳比：您胆敢这么说我，别忘了，您——是我的仆人！

路易丝：夫人，我来这里受雇于您并不是生活所迫，也不是为了先生，而是为了您。唉，可是您今天的表现实在平平无奇，软弱可欺，让人大失所望……

路易丝目光有些狂热地盯着佳比。她解开围裙，摘下领子，扔到地板上。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从围裙里掉了出来。路易丝取下发夹，散开头发。佳比从地上捡起照片，看了看。

佳比：这是谁？您以前的女主人？

路易丝：是的，夫人。

佳比：您很尊敬她？

路易丝：是的……我爱她……

路易丝一把抢过照片。佳比走出房间。墙上挂着一张佳比年轻时的画像，画上的她和路易丝非常相像。

奥古斯蒂娜一动不动地坐在梳妆台的三面镜子前，忽然歇斯底里地把面前梳妆台上的东西全都扫落在地。

……佳比在客厅桌上摆起了牌阵。

佳比：我亲爱的，真搞不懂大家是怎么

了。沙奈尔夫人一言不发，奥古斯蒂娜哭个没完，路易丝假装成一位淑女……

絮宗：皮埃莱特在哪儿？

佳比：不知道。

卡特琳娜：我也不知道。

佳比：但愿她没离开。

絮宗：离开？在夜里？冒着大雪？

佳比：我跟你说过几十遍了：这个女人很危险。她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地回答过我们的问题……

路易丝走进来。她仍然没系围裙，没戴帽子，披散着头发。

路易丝：要咖啡吗，夫人？

佳比：好的，请拿来吧。

絮宗：路易丝……

路易丝：是，小姐？

絮宗：你知道皮埃莱特躲到哪里去了吗？

路易丝：她走不远，不可能翻墙出去。

路易丝一屁股坐在佳比身旁，给她和自己各倒了一杯咖啡。

佳比：她的东西还在吗？

路易丝：是的……她的手袋在那边。

絮宗翻看皮埃莱特的手袋，出人意料地从里面拎出一把手枪来。

佳比：看看，谁是对的？我忍受了你们多少无端的指责啊！

絮宗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
佳比（讲述自己的推论）：我看，皮埃莱特昨晚和马塞尔吵了一架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去找沙奈尔睡觉。天快亮的时候又回到屋里，杀死了他。后来就像她说的那样回到家，耐心等待时机，再以那个神秘的电话为借口重新回到这里。

絮宗：你这么认为？

佳比：肯定是！她回来是想除掉，或者恐吓自己的女伴沙奈尔夫人！

路易丝: 噢! 夫人看哪

奥古斯蒂娜从楼梯上款款而下。她穿着一件漂亮的裙子, 背上系着大蝴蝶结, 披着披肩, 与往常判若两人。头发披散在肩头, 而且没戴眼镜。

佳比: 奥古斯蒂娜, 出什么事了?

奥古斯蒂娜: 没什么, 我只想打扮打扮。我有这个权利吧?

佳比: 是的, 当然这是我那条旧裙子吗?

奥古斯蒂娜: 没错, 我临时借来穿穿, 希望你不会介意?

佳比: 当然不。

絮宗: 你太棒了, 姨妈, 我喜欢你的样子。

佳比: 难以置信 不可思议的转变

奥古斯蒂娜: 这有什么, 习惯就好了!

某处的门“嘭”地一响。

佳比: 什么声音?

奥古斯蒂娜: 从楼上传来的。

卡特琳娜: 皮埃莱特要回来杀死我们了!

路易丝: 咱们怎么办?

絮宗: 没关系。我们把枪藏起来, 安安静静地坐着, 看她想干什么!

她们四下散开, 摆出随意的样子。皮埃莱特走进来。

絮宗: 你去哪儿了, 皮埃莱特?

皮埃莱特: 卫生间沙奈尔开口了
吗?

佳比: 没有, 放心吧。她什么也没说。您在卫生间里做什么?

皮埃莱特: 没有什么奥古斯蒂娜小姐, 您现在很像您那些爱情小说里的女主角当然喽, 茶花女

奥古斯蒂娜: 您不喜欢花吗, 皮埃莱特?

皮埃莱特: 喜欢! 特别是茶花没有香气的花。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?

佳比: 这就是理由这只手枪是在您的包里找到的!

佳比从披风下拿出手枪。

皮埃莱特: 我发誓, 是别人放在我包里的!

奥古斯蒂娜: 那是当然!

皮埃莱特: 这不难证明! 警察在上面找不到我的指纹! 可您拿过它!

佳比: 不错! 我怎么没想到呢(把枪扔在桌上)?

絮宗: 你们听着, 够了! 凶手想把我们困在这里, 让我们没法报警。所以我们必须离开这幢房子。这个问题生死攸关。

奥古斯蒂娜: 可是院门锁上了!

絮宗: 那我们就从栅栏上爬过去! 用园丁的梯子我不知道行不行得试一试

路易丝: 我和您一起去!

奥古斯蒂娜: 走吧!

卡特琳娜: 妈妈! 看住皮埃莱特。

絮宗、奥古斯蒂娜、路易丝和卡特琳娜走出去, 留下佳比和皮埃莱特单独在一起。

佳比: 您为什么这么笑?

皮埃莱特: 您应该谢谢我因为我保持了沉默。

佳比: 什么事?

皮埃莱特: 您有个情人?

佳比: 我有情人? 这就是您的新发现?

皮埃莱特: 不, 是第一个发现。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

佳比: 因为这个, 我杀死了丈夫?

皮埃莱特: 不, 我可没这么说那过于简单了。要是每个有了情人的女人都把丈夫杀死的话, 这世上的男人早就死光了! 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。

佳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,响起抒情的乐曲,佳比边唱边舞——

他们想送给我汽车、珠宝和名画,
但你却从不!
他们答应摘下天上的月亮和许多壮举,
但你却从不!
他们反复夸奖我的美貌,说没有我的生活,
多么无聊,
但你却从不!
无论他们如何拜倒在我脚下,
这一派胡言乱语只会把我激怒。

你并不比其他入高明多少,
我也没有为你神魂颠倒,
这不是什么秘密。
但是爱着你,你的一切我都会原谅,
可你对我却从没做到。

他们编的故事,我没有打断,
但你却从不!
他们发誓忠实于我,直到生命最后一息,
但你却从不!
可我不需要他们的礼物,不需要天上的月亮,
这样我很知足!

你并不比其他入高明多少,
我也没有为你神魂颠倒,
这不是什么秘密。
但是爱着你,你的一切我都会原谅,
可你对我却从没做到。

皮埃莱特从地板上拾起佳比跳舞时不小心滑落的披肩,情意绵绵地抱在胸口,然

后轻轻搭在佳比肩头。

皮埃莱特: 我不懂男人怎么会那么爱您。

佳比: 您当然认为自己更迷人。

皮埃莱特: 噢! 您不觉得,男人的欲望——往往只是被我们激起的不道德的兴趣吗?

佳比: 所以您培养沙奈尔夫人的性取向,而且勾引她。

皮埃莱特: 沙奈尔夫人根本不需要我来帮她堕落。我本人对男人们大失所望,所以更喜欢女人温柔的怀抱。请您相信我,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,相反,您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快乐,这样您就不会和男人们纠缠不清了。

佳比: 男人们让您吃过不少苦头?

皮埃莱特: 是的。

佳比: 包括马塞尔?

皮埃莱特: 特别是他! 其他男人让我受罪,我可以如数奉还……可他却是我惟一的亲人。但是我找他的时候,他就像个胆小鬼一样,不让我进门,对我不闻不问。这一切我永远也忘不了。后来我每天晚上都来向他要钱。路易丝没听错,我是说过:“如果你不给我钱,我就杀了你!”谁不伸手帮助自己落魄的妹妹,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!

随着她的讲述闪过几个短暂的、无声的画面。

佳比: 这一切对您非常不利!

皮埃莱特: 没有人会杀死一头产奶的牛! 我不会,您也不会。

佳比: 您认为不是我干的?

皮埃莱特: 当然不是……

佳比: 我应该对您的克制表示感谢,不是为了我,而是为了我的女儿们……

皮埃莱特: 用不着。女人之间本来就该团结相助。

皮埃莱特温柔地抚摸佳比的肩膀。

佳比:我想对您说件事……现在我不应该呆在这里。我本打算离开我丈夫……箱子都收拾好了……可是他却在我要离他而去的时候被杀害了。太可怕了!

皮埃莱特:可怜的马塞尔!那我怎么办呢?

佳比:皮埃莱特,我要把他拒绝您的钱交给您。

皮埃莱特:没必要,我没说实话。他已经把钱给我了。

佳比:那您为什么不承认?

皮埃莱特:钱不在我手上。我把它交给一个我爱的男人。是啊……有时候我也得出钱!他需要钱去墨西哥……

佳比:去墨西哥?您给了他多少?

皮埃莱特:50万法郎。

佳比:装在信封里?

皮埃莱特:是的,放在一个蓝色的大信封里……怎么回事?不!不要告诉我,这……您的情人是谁?

佳比:您很清楚,我丈夫的合伙人——雅克·凡尔纳!

皮埃莱特:雅克——是您的情人?没错,这是我的信封!这是我的钱!

佳比:我会把钱还给您的……信封是空的!钱不见了!有人拿走了!

皮埃莱特:雅克!我的雅克?您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了,就像抢走我哥哥一样!看您多镇定啊,保养得多好啊……对未来充满信心……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!不错,我是个失败的淑女,而您是个失败的婊子!我要掐死您!

皮埃莱特向佳比扑去,推了她一把。佳比跑到椅子旁边,抓起手枪,对准皮埃莱特——

佳比:够了!再动我就开枪了!

皮埃莱特:开啊!嗯?……勇敢些!开枪啊!杀了我,您对绊脚石不都这么干的吗……

皮埃莱特冷不防朝佳比扑去,想夺下手枪,她一口咬在佳比手上。佳比扣动了扳机,枪响了,手枪掉在地板上,两个女人仍然在地毯上扭作一团。时而皮埃莱特占上风,时而佳比占上风。皮埃莱特终于压倒了对方,她把佳比的双手按在地板上,向佳比的脸俯下身去,突然……温柔又狂热地亲吻佳比的双唇。佳比意乱情迷地沉湎在热吻中。絮宗、路易丝、卡特琳娜和奥古斯蒂娜从院子里回来时见到的就是这幅情景。路易丝穿着佳比的大衣。

絮宗:妈妈,你在做什么?

佳比:没什么——没什么,我……我在和皮埃莱特谈话……

奥古斯蒂娜:是的,我们都看见了!

皮埃莱特:不,完全不像你们想的那样……

奥古斯蒂娜:我们不用想,我们看见了!

佳比:那边怎么样,梯子能用吗?

絮宗:不行,没法翻墙出去。墙太高,雪又太深,我们差点儿摔下来……

路易丝:我几乎送了命……

佳比:这是我的大衣……今天每个人都在拿我的东西,先是我妹妹,然后是女用人!

路易丝:我觉得我穿它很合身!

佳比:路易丝,不是这么回事!请把大衣脱了……卡特琳娜,去把外婆从厨房的壁柜里拉出来!

卡特琳娜:外婆在壁柜里干什么?

奥古斯蒂娜:饭后休息。

卡特琳娜用轮椅推来外婆。

絮宗:外婆,你感觉怎么样?外婆!说话呀!

外婆:我在哪儿?出什么事了?我什么

都想不起来了。

奥古斯蒂娜：不要紧。有些东西还是忘了好！

外婆：奇怪，我梦见马塞尔被杀了……

沙奈尔夫人走进来——

沙奈尔夫人：我看，警察是来不了了。

皮埃莱特：你不该起来，沙奈尔……

沙奈尔夫人：别管我！这出喜剧拖得太长了。我要全说出来……

佳比：我就知道她知情不报，折磨我们的神经！就是她，一个女用人的报复！

沙奈尔夫人：您错了，不管怎么难受，这个案子是家里人做的……

皮埃莱特：好，说吧……

沙奈尔夫人：这是件怪事……卡特琳娜，到我这里来……

卡特琳娜：你全知道了，沙奈尔？

沙奈尔夫人：是的。

佳比：你们打的什么哑谜？

沙奈尔夫人：好了，说吧，卡特琳娜！

卡特琳娜：好吧，你们听着！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精彩的圣诞故事！从前有一个好男人，他和8个女人住在一起……8个不停地折磨他的女人！他和她们斗争，斗争……但女人们总能占到上风。昨天晚上，这个不幸的男人上床的时候感到特别疲劳，情绪更加低落，心情也更加沮丧……而这些女人围着他走马灯似地你来我往。所幸的是：他的女儿卡特琳娜躲在一个地方，看到了这一切，也听到了这一切！9点钟，第一幕好戏开演了：被他收留在家的丈母娘拒绝把股份交给他——

卡特琳娜讲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——外婆戴着睡帽去找马塞尔，为自己辩解。

外婆：亲爱的马塞尔，我知道您破产了。我想把我的股份交给您，可是非常遗憾，有

人把它偷走了。

卡特琳娜：也许一个慨然的许诺就可以拯救这个可怜的人，但这个老守财奴宁可撒谎，也不肯松手……第二幕。10点半。奥古斯蒂娜跑来卖弄风骚，挑拨是非。

我们看到第二幕——

奥古斯蒂娜：不，我非常爱我姐姐……不——不……我很爱姐姐……可是她……这么说吧：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人。

卡特琳娜：姨妈没有杀害爸爸，她只是令他的精神更加萎靡，但这不算犯罪……11点，攻势活跃起来……他的妻子——我的母亲——告诉他，要离开他！去找那个使他破产的人，他的合伙人——雅克·凡尔纳！

闪过一个镜头——佳比走出马塞尔的房间。

卡特琳娜：11点半的时候，路易丝登场了，这个伪装成女用人的荡妇，她所拥有的天赋对主人来讲是致命的！（我们看见这个画面）随后爸爸的妹妹，皮埃莱特很快出现了，她从爸爸那里敲诈了50万法郎。真是大有收获！

皮埃莱特在马塞尔的房间里点钱。

皮埃莱特：谢谢！

卡特琳娜：这时，被这位前脱衣舞女迷住的沙奈尔来了，表演了一出争风吃醋的动人戏剧。

沙奈尔夫人：皮埃莱特，行了，咱们回家吧。

卡特琳娜：这一幕戏的收场是，从伦敦偷偷溜回来的女儿告诉他：她怀孕了。

我们看到，马塞尔搂住絮宗。

卡特琳娜：而当所有这一切结束之后——晚安！后来爸爸又见到了谁——这才是关键！啊——啊，听我说！大家都注意听！我说到了你们每一个人。只剩下——我自己。

佳比:孩子!

卡特琳娜:可怜的爸爸!早上6点钟我去找他时……他竟然在哭泣!看见爸爸流眼泪的样子——真让人痛苦。你们都没见过吧?他的鼻子上悬着大大的一滴眼泪。他对我说:“你是个乖孩子,是个小书呆子,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却一无所有……”于是我发誓,无论如何,我都要让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。可他却哭个不停,他突然说道:“也许死了就好了!”我是那么心疼他!心疼极了。我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,我知道怎样才能使他解脱。

我们看到,卡特琳娜向哭泣的父亲弯下腰去。

佳比:你难道想说……这是你干的?……

卡特琳娜:杀死爸爸?凶手根本就不存在!爸爸没有死!他还活着!在那里,就在这扇门后面!

佳比:你说什么?

卡特琳娜:我编导了这出悲喜剧,我要让他认清你们每个人的真面目。是我给皮埃莱特打的电话,我割断了电话线,弄坏了汽车的马达,藏起了药,拿走了手枪和妈妈的50万法郎……我偷了爸爸房间的钥匙藏起来,为的是让他不受打扰!简而言之,我一切都预料到了,你们果然中计了!你们吓坏了!只有沙奈尔夫人突然产生了疑心。你在窗户后面看见爸爸了,是吗?

卡特琳娜的故事也配上几个画面。她一会儿把糖浆罐里倒出来的“血”涂在父亲的背上,一会儿割断了电话线,等等。

沙奈尔夫人:是的。

卡特琳娜:很抱歉开枪吓唬你,可是我必须让你沉默,这样才能完成我的计划……才能揭露真相,揭开你们的假面孔!是的,爸爸仍然健康地活着,你们说的每一个字他

都没有漏掉!他最终会摆脱你们所有人,等待他的女儿卡特琳娜带他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,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真正爱着他,希望他幸福的!你听见了吗?爸爸?你听够了吧?我这就去找你,和我在一起,再也不会有人让你伤心了,我会保护你、爱你,把一切都给你!

卡特琳娜走进他的房间。马塞尔迎着她(他像之前的场景一样,只留给我们一个背影,我们见不到他的脸)。他把手枪抵在额头上,扣动了扳机。一声枪响。马塞尔倒在地板上。他死了。

卡特琳娜:爸爸!爸爸!不!啊——啊——啊!……爸爸,这是个玩笑(她惊恐地跑出房门,大叫)现在你们真的杀死他了!爸爸!

卡特琳娜缓缓地走下楼梯。外婆迎着她拾级而上。她们并肩坐在台阶上。外婆搂住卡特琳娜,哼起忧伤的曲调。女人们成双结对地慢慢起舞——

人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:他的力量,
他的弱点,他的心意。当他
伸开双臂——灾难的十字比肩而立,
拥入怀中——从此长眠不醒。
难耐的纷争在他头上张开翅膀,
幸福的爱啊无处寻觅。

什么是他的生活?一个失去武器的士兵,
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命运。

何必每个清晨早早爬起,如果
苦闷空虚的夜晚挥之不去

这就是我的生活。眼泪和呻吟都已多

余。

幸福的爱啊无处寻觅。

我的爱啊我的痛,我忧伤的痛楚!



你像一只受伤的小鸟,藏在我心深处。
 在人们的注视下你我同行。
 为你的双眸我写下的诗句,反复传唱
 恬然逝去
 幸福的爱啊无处寻觅。

不,生活从头学起,
 对我们已是太迟太迟的事情。

让心灵在夜晚一同哀伤。
 苦痛中方能唱出心曲,
 火灾后才会追悔莫及。
 弹着吉他放声哭泣。
 幸福的爱啊无处寻觅。

8个女人手拉着手,站成一排。

(完)



《八个女人》一片获2002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（从左至右）：卡特琳娜·德诺芙、维尔吉妮·勒德瓦彦、吕迪维娜·萨尼耶（前）、伊莎贝尔·于佩尔、达尼埃尔·达里约（前）、费尔米娜·理查、艾玛努艾尔·贝阿尔、芳妮·阿尔丹